

云儿香烟缭绕中秋 四百年篆字续乡愁

——山西省级非遗“交城云香”的烟火与传承

□ 文/图 郭超勇



每逢中秋，交城的家家家户户都会在庭院中央点燃一支盘香，火柴轻擦，香火微明，青烟盘旋如云，篆字藏于香身，崖柏的清芬漫过农家院落，承载这庄重仪式的别致盘香，自古便被唤作“云儿香”。

自明代崇祯年间缘起，一缕馨香流转四百余载，从王府贺寿的贡品，化作寻常百姓中秋祭月、祈愿团圆的民俗信物。如今，交城云香制作技艺被列入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在匠人的掌心之间，古老手艺一边承受时代浪潮的冲刷，一边默默守护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中秋记忆。

青烟升腾：岁月流入人间

仲秋时节，吕梁山东麓的交城山早已褪去盛夏的燥热，山野间崖柏的淡香随风漫向山脚下的大营村。时序临近中秋，村子深处非遗小院，已经浸在淡淡的草木香气之中。

“云香的故事，要回溯到数百年前的明代。”交城云香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米鸿德师傅，娓娓道来这段代代相传的云香旧事。“彼时大营村属于宁化王的封地，世代庄户逢年过节，都要向王府敬献本土物产作为贡品。崇祯年间，一位世袭宁化王生辰恰逢中秋，王府上下都在寻觅一份别致的寿礼。大营村素来就有世代制作线香的传统，村里制香匠人便把巧思倾注于香材之上。经过无数次调试，匠人盘出一枚‘寿’字盘香。香体迂回盘曲，点燃之后，青烟盘旋卷舒，宛若流云漫卷，醇厚香气满堂萦绕。王爷见此奇物满心欢喜，见烟如云絮，便赐名‘云香’，这份名号连同制香技艺，就在此大营村扎下根来，代代流传。”

贡品走出王府，慢慢流向民间。云香独特的盘绕篆字、绵长燃烧、烟云缭绕的特质，契合古人中秋祭月、祈福纳祥的心愿。中秋节点燃云香，望月祈愿，慢慢成为交城及周边地区独有的民俗。赏月食饼之外，一炷云香，是当地人中秋仪式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旧时大营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香，院落之中，处处摆放研磨好的香粉、揉制的香泥，盘香的指尖起落，烟火朝夕不绝，制香成为很多农家安身立命的营生。

四百年光阴倏忽而过，王朝更迭，世事变迁，王府早已消散于历史烟尘，可云香的烟火没有就此熄灭。那份源自山野草木、寄托福寿团圆的心意，被一代又一代制香匠人接续保存，静静等待每一个中秋月圆的时刻。

草木凝香：一场匠人与山林的温柔晤对

“一支云香的诞生，俨然就是一场匠人与自然的对话。”这是属于云香最贴切的注解。云香不依靠人工香精博取浓烈香气，所有气韵，全部取自交城山水的馈赠。

推开米鸿德师傅的作坊，几只老旧的竹箩静静摆在案头，各色研磨细密的香粉深浅错落，这便是云香最初的模样。骨科木粉撑起香身骨架，火硝掌管燃烧节奏，榆树皮磨成细粉，是天然安全的粘合剂，而交城大山生长的崖柏，则赋予云香独有的悠长香气。十数种原料，恪守祖传秘制配比，细细研磨成百目细粉，每一味材料的增减，都会直接决定云香燃烧、香气、成型的最终效果。配方口传心授，伴着传说，走过四百年风雨。

备料只是开端。将滚烫沸水冲入混合香粉，木锤重重捶打，双手反复搅拌，而后便是漫长的团揉。匠人手臂起落，一遍遍按压、折叠、揉搓，把空气一点点从香泥之中排出去。没有仪器测量软硬干湿，香泥的状态，全然依靠掌心的感知。要揉到香泥软可绕指，韧可拉扯成丝，质感温润如同上好绸缎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“看着好似家里和面，外人瞧着简单，云香品质高下，全靠父亲这几十年手上磨出来的功夫。”第五代传承人米珍站在一旁，望着父亲米鸿德揉制香泥，深有感触地说道。

揉好的香泥静置醒料，填入古朴的老式压香模具。凭借杠杆之力，香泥顺着模具孔洞缓缓挤出，化作数米长粗细均匀的柔软香条。陪伴匠人半生的老工具，木痕磨损，铁器锈蚀，历经岁月，却依旧忠实相伴。匠人与老工具之间，早已形成无需言语的默契，每一处磨损，都对应着手艺人熟练于心的力道。山林草木的力量，就这样经由匠人双手，完成从粉末到香条的第一次蜕变。

指尖盘篆：方寸香泥里的乾坤吉祥

盘香，是云香制作最惊艳，也最考验心性的

一环。如果说揉泥是力气与感知的修行，盘香便是耐心、审美与记忆的综合考验。

刚刚压出的香条柔软娇弱，干湿分毫之差，便会直接造成断裂。空气湿度、室内温度，都左右着手下香条的状态。匠人一边盘制，一边要和时间赛跑，要赶在香条失水变脆之前完成全部盘绕。沾满香粉的指尖托住绵长香条婉转回旋，以香为墨，在木案之上书写篆字乾坤。

米珍从小在香房长大，终日看父亲盘香制香，耳濡目染，可初学之时，依旧难以挣脱模板的束缚。初学者大多要依靠阴刻木模，顺着凹槽纹路，小心翼翼地迂回盘绕，不敢越出半分。而米鸿德胸中自有丘壑，历经四五十年的沉淀，早已把福、禄、寿、喜、阖家团圆十余种吉祥纹样烂熟于心。无需任何模具参照，仅凭一双手，香条在指尖流转翻飞，一气呵成，线条婉转流畅，一笔连贯到底。

“云香，讲究的是只点一次，一燃而尽，一笔而成。”米鸿德常常这样说起云香的规矩。简单云纹尚且容易，要盘出完整的汉字，难度成倍增加。整盘云香，从头到尾不能断开一丝，线条转折折回环，丝丝接续，点燃之后香火顺着纹路完整蔓延，一字一纹完整燃尽，方为上品。

盘好的云香，还要取用文峪河特有的剪草秆穿插固定，防止香体变形散裂。之后移至香炉之上，送至室外，交由秋日暖阳慢慢晾晒。阳光缓缓带走香坯内部残余水汽，完成最后一场质的升华。不能暴晒过猛，也不可阴干不透，日光的分寸，同样是代代积累得来的智慧。待到完全干透，曲折缠绵的篆字云香才算真正成型。一炉待燃的馨香，就此静静等候月圆之夜。

香烬余思：烟火不灭，传承不息

回望往昔，大营村村处处闻捣粉捶泥之声，户户可盘云香。岁月流转，时代滚滚向前，机器量产香品大量涌入市场，手工云香工序繁复，学习周期漫长，耗费巨大心力，收益却十分微薄。快节奏的现代生活，很难容纳这份慢工细活儿。往日户户制香的盛景不复存在，如今偌大村落，还在坚守这份古老技艺的，只剩下寥寥三四户人家。

快与慢，新与旧，在这里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流水线可以批量复制香的外形，却复刻不出揉泥掌心的温度，复刻不出无模盘篆的心境，复刻不出四百年流传下来的民俗情感。很多传统手艺，就在时代洪流之中悄无声息慢慢消逝。

“香，就像人的心魂，断了香，就断了念想。云香终会燃尽，但总有人要接过那截未燃尽的香头。”米珍的话，道出新一代传承人的心声。香火会燃成灰烬，可手工艺与文化念想，不能就此熄灭。

交城云香制作技艺获评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份荣誉背后，也映照出手艺日渐稀缺的现实。非遗的牌匾，既是肯定，更是提醒。一门古老技艺，仅仅依靠少数传承人的满腔热爱苦苦支撑，远远不够。如何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云香、读懂云香；如何让传统手艺适配当代生活；如何平衡坚守古法与适度创新，让古老的云香走出小院儿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这是摆在面前亟待思考、亟待破解的现实命题。

古诗云：“世间万事本茫茫，高枕闲看古篆香。”篆香曲折回环，正如人世间百转千回的情感。香火炽热，香气芬



芳，可所有动人的芬芳，都离不开匠人心中那一缕不曾熄灭的火焰。

月满中秋：一炷云香寄万家团圆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中秋，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关于团圆的向往。当一轮皓月升上夜空，千家万户的庭院之中，一盘盘云香被轻轻点燃。

淡青色烟云袅袅升腾，盘旋舒展，如流云漫过檐角。崖柏清醇的香气缓缓散开，漫过院落，漫过窗台。有的人阖家围坐，赏月话家常；也有人身在天涯，隔着千山万水，共望同一轮明月。一缕云香，把咫尺天涯的思念，寄托于袅袅青烟。它不只是一支香，更是一份朴素真挚的祝福，把福寿、安康、团圆的祈愿，交付给中秋月色。

云香终有燃尽之时，香灰归于尘土，但是它承载的文化记忆不会消散。四百年，从王府贡品到民间风物，从山林草木到指尖篆字，云香把交城山水、历史传说、匠人匠心、民俗乡愁，全部浓缩于一盘盘旋的香体之中。它活在捶打香泥的木槌声里，活在盘绕篆字的指尖上，活在中秋夜里千家万户升腾的袅袅青烟中。

一炷云香燃罢，月色依旧皎洁。守住一缕馨香，便是守住一段地方历史，守住一份故土乡愁。愿这份穿越四百年的烟火，可以在岁月长河之中，长久绵延，岁岁陪伴人间中秋月圆。

